

海

● 郭善勇 著

下
杯

海口干杯

郭潜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海口干杯
郭潜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大港光明报刊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294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2184-X/I·1948

定价:16.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海口为场景的长篇小说。

海南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使海南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成了一个无数人从未想象过的寻梦园，轰轰烈烈的十万人才下海南，使海南成为一种象征。

海口便是这个象征的缩影，富有机遇、富有挑战，同时也富有磨难。许多人在这里跌跌撞撞，经历着痛苦的心灵与情感的体验。经历着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撞击的磨练。而本书的主人公们林儒、陈健芳、朱思伟、兰杰、陶小毛、陈志鹏等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普通人中的一群——“闯海的人”。他们努力使自己摆脱掉内地原有的那种人际关系而想去适应海口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却不料又跌入陈腐的人际关系中，正是这种陈腐的人际关系导致了小说主人公人生际遇的起伏迭宕。小说中“远洋宾馆”的建成开业又与他们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他们毕竟参与了“宾馆”的奠基与建筑，这是他们经历磨练的记忆。在这块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地方，他们只得丢掉自己的失意去寻找新的希望。

正如作者所言：那是些痛苦又开心的日子。



序《海口干杯》

周政保

这是一部很感人，也很耐读的小说。

作为叙述背景，小说为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一座真实的城市，一座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但读者从这部小说中所感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已远远超越了这座城市。它可以是“海口”，也可以是其它城市。它是窗口，也是缩影：它传达了步履蹒跚的历史在顽强推进时所呈现的躁动与阵痛。历史往往只给少数人布施恩赐，而对大多数追随者则很冷漠，甚至很无情；它永远在考验你的忠诚、你的信念、你的意志，因而阵痛的苦难，也就得让历史中的个人去承担了。个人的酸甜苦辣嵌入了蓬蓬勃勃的城市，也只有诚挚的良心还能记得那些“闯海的人”在默默咽下眼泪时的神态，还能回忆起那些伤痕累累的人面对大海吮舔滴血的表情，还能把艰辛曲折的精神历程以小说的方式传达给一切钟情于历史的人。

《海口干杯》所描写的人或事，绝非梦幻般的“虚构”；即便是虚构的“故事”，其中的生活体验也是真实可靠的——那是一种洋溢着“时代精神”的现实，一种既与历史相关、也与人的情性牵连着的生活生生的奋斗与挣扎的现实。我们并不陌生其中的那些人或那些事，因为那是一些常见的“故事”，过去发生过，而今天

DR26/30

也没有绝迹。于是在作品的亲近人心的诉述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一座与读者息息相通的精神桥梁的存在。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它们提供的启示，何止于理解那个特定的环境，或那个特定的时期？因为我们相信，那个特定的历史篇章，绝不是突然的灵感的产物！它不仅连接着过去，而且也不可能与将来绝缘。小说只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为依托，进而袒露了一种同样可以用“特定”来形容的生存状态，一种在急剧的历史进程中不得不承受的折磨与苦痛。的确，历史是伟大的，它的步伐谁也无法抗拒；但历史又是公正的，它的无情恰如双刃利剑，既考验忠于历史规律的正直者，又不断惩治那些企图从变革隙缝中行窃的无耻盗贼……这便是小说所透露的信念。

小说是“故事”，但又不仅仅是“故事”；作为一部优秀耐读的小说，其叙述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供读者想象或寻味的世界。不言而喻，这个世界便是所谓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了。但对于构造浩大的长篇小说来说，如何才能抵达这一可以称之为“境界”的彼岸呢？那就得依仗“故事”；“故事”是长篇小说最重要的途径——当然，“故事”的撑持离不开情节与人物。我们读《海口干杯》，大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创造智慧的。这虽则是一些很常识的智慧，但越是常识的东西，便越显得高深莫测，它的掌握与运用也越显得“艰难困苦”——无论怎样说，这部小说的作者犹如作品中的那些“闯海的人”，终究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了，走得虽有点儿稚拙，但步态的稳健、扎实、漂亮，却是某些自称技巧娴熟的小说家所难以比拟的，而所谓稚拙，也不过是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原色罢了。这是不是“以美声溢誉”？倘若我们读了这部小说，且能环顾一番中国小说界的长篇风景，那就不会认为这

里的评价是“溢誉”的“美声”了。

小说很成功的塑造了几个性格各异的历史潮流的追随者（作者称他们为“闯海的人”），如林儒、陈健芳、朱思纬、兰杰、陶小毛等。这都是一些很真实的“弄潮儿”，一些于个性内涵中包孕着意味与启迪的人物形象。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那种在某些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改革者”，他们携带着普通人都可能具有的急躁或脆弱、乃至品行上的某种不完美；但他们又是一些热血沸腾的人，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一些充满了责任感的人，一些拥有承受力的人——尽管他们在那种司空见惯的腐恶势力的逼迫下蒙受失败的屈辱与苦痛，甚至坚守不住自己的初衷而沉沦，但他们终究参与了“高楼大厦”的奠基与建筑，他们是探索者，更是拓荒者；他们寻找事业，也寻找自己，并在寻找中重新塑造自己……小说在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几乎没有诉诸花拳绣腿式的技巧，也没有落入模式化的“现成思路”的窠臼，而是依据严峻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本色地赋予他们与生存环境相吻合的精神变迁及感情世界的动荡。实际上，他们所承受的苦楚，以及那种被折磨、被打击之后所呈现的迷茫或动摇，仅仅是历史变革的剧烈阵痛的一种折射，一种可以触摸的体现，或者说，因了历史概念的抽象，而只能由这些具体的真正构成历史的“闯海的人”，来承担与提供必须交付的奉献或牺牲。否则，历史便不成其为历史。而它的进步也只能是浪漫主义的纸上谈兵了。倘若要问：变革是什么？那小说中的林儒、陈健芳们，便是一种真实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答案。

当然，小说中的诸如熊方东、黄小欢、林明海、马继超之类的人物，也具有答案的意味。大浪淘沙也好，浊流滚滚也好，假如小说的生活中缺少了这类人的贪婪、无耻、狡诈、卑鄙，那为这座城

市的“干杯”，也就失却了应有的情怀与光彩。他们在小说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衬托与造就了“闯海的人”的品性，而且在于或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些人物自身所拥有的透视价值：他们不是突然产生的，就如这座城市的“独特生活”不是突然出现的一样。他们在创造罪恶、创造卑鄙无耻的同时，也创造着历史变革的阵痛。他们的形形色色的狰狞嘴脸，以及这种嘴脸的恶性循环与“再生产”，小说作出了精彩而富有个性内容的描写，而这种描写同样是小说价值或小说意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及情节发展的需要，还刻画了一些“不好不坏”或“亦好亦坏”的人物，如吴亚雯、楚华琳、张燕等，而这些人物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或更加凸显了生活的纷繁复杂，而且在作品的整体思情方面添加了相应的分量。不难想象，在历史潮流的追随者们与堂而皇之的腐恶势力不得不展开特殊搏斗的时候，那种难以捉摸的不冷不热的社会文化氛围，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之心，那种与精神萎靡结伴而行的传统恶习的膨胀，将会构成怎样的压抑或威胁？将会与历史变革的阵痛产生怎样的对应性联系？

善良而充满信心的作者，为这部小说安排了一个沉重、凄厉、但又升起希望的结局——这里一个非常感人的结局，一个虽则无奈、但足以抚慰受伤心灵的结局。它是一种象喻，也是一种滴血含泪的生存体验的最后诉说。于是，可以下这样一个断语：无论是这部小说的结尾，还是它的全部故事及题旨寓意，乃至作者的真挚与热忱，用它来纪念“闯海的人”——那生命中的一截独一无二的历史，并以此为鉴，再来思索与反省我们这个民族在坎坷前行中所留下的浩浩荡荡的足迹，那将是深刻而无愧的。

1995年10月20日·北京

楔子

车到海安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里是中国大陆离孤岛海南最近的一处本土了，黑魇魇的琼州海峡拂煦着一股又腥又咸的干海蛎子味。夜空静谧，万种生命焉了似的全没了白昼里的盎然，涛声阵阵，满世界的远古苍凉。

林儒左摇右晃地走下汽车。从广州到海安十几个小时的颠簸颠得他迷迷糊糊的，一时辨不清东西南北，只是盲目随着人流走，眼珠直楞楞的都不会往两边转了。跟通常的任何一地车站码头一样，用不着号召所有人都争着随大流，逆行的多半是警察和混进站来接客的人。林儒注意到这儿好像没警察也没那些望眼欲穿满含热泪盼着重逢的人。显然到这里的都是过路客，跟他一样。

当林儒从广州火车站狼狈地出来，跑到对面的“流花长途汽车站”对着以点带面的站名流连时，“海口”两个字还没看清便被一姑娘拐上了豪华大巴。看着脏兮兮的前后左右刚要反悔，姑娘便一把夺走了他的车票钱，换上了一位长相穷凶极恶的男性，对着满车厢虎视眈眈地看，然后一声吆喝，大巴便陡然启动了，所有的人都狠狠地前后摆了一下，来不及烧干净的柴油废气直冲

林儒的脑门，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然后索性靠在座位上不再做任何非分之想。火车上人挤人的煎熬了一天一夜早没人形了，随它去吧。

十七个小时的颠簸，颠得三十几位五湖四海之人五脏六腑都错了位。车内的暴力加点色情的录像从晚上九点一直放到凌晨三点，极恶劣的音质效果和近乎雪花般的图像，叫那些一眼望去颇似黑社会的小兄弟们放浪形骸。一个节目刚完，便极不过瘾地吵闹着干脆来个“毛片”！这强烈要求虽说让大多数人感到心悸，生怕刺激过度影响社会安定殃及自身性命，但揣着旅途沉闷枯燥的乏味，也急需点什么来调剂一下不知要干点什么还能干点什么的时光。那两位搞个体承包的司机先还让人恐惧，这会儿却摆出逆来顺受和气生财的架式，两人轮流开车外加招手就停地卖票夹塞，时不时忙里偷闲的睡会儿。那车是开得飞快，刹车也他妈飞快，就跟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一样。闭上眼睛车一拐弯，“完了，抛出去了”。心闹的不行。林儒一直是全身发紧。好在惊而无险，一路上倒没什么特别的意外，除了司机定点在两处毫无卫生可言且又寒酸不堪的餐馆里他们海吃胡吃该吃旅客只能甘心被宰还无法将就外，就是车胎惊心动魄地爆响了一次，是在高速行驶中放的炮，那感觉有人叫“翻车了”！也有人叫“打劫了”，最尖声最刺耳的要数几位女士的“妈呀”最有感召力，以致于汽车平稳行驶后那余音绕梁还几小时不绝。

林儒揪着心总想睡会儿。这一路上他都为自己扔了一切不管不顾地往南奔而忐忑不安。他闭上眼睛尽量把未来的故事设计得悲壮一些，以期令自己能明确主题尽快入眠。他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不下十遍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一些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始终认为着装整齐轻歌曼舞的“革命现代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比衣衫褴褛土了巴叽的故事片对泡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的早熟少年，有更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影响。尤其是英俊潇洒的洪常青慷慨就义和漂亮多情的吴琼花泪水涟涟痛不欲生的舞蹈场面，长时间地让他夜不能寐并由此展开联想。从小到大都有人夸他长得像王心刚，他美滋滋的。如果王心刚也去跳芭蕾舞，李双江也把他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揉进去，那洪常青的形象就更加完美高大了。他很怀疑自己往海南岛跑是不是受了洪常青、李双江的诱惑。

他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洪常青”，被一群荷枪实弹豺狼似虎的家伙们押着，神情兀傲脚步难免颤悠悠地往一棵堆满干柴的千年老榕树下走去。脑子里思绪起伏感慨万千眼睛也有些热泪盈眶。猛然间，密匝匝的百姓堆里见一美女含泪翘首，一副痛不欲生美人爱英雄的伤悲。他豪气油然而生。觉得自己应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响彻云霄的《国际歌》声中，他极深情地看了那美女最后一眼，然后悲壮地望着无垠的天空，振臂——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便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呼呼”，子弹打在了他右胳膊肘子上。他使劲挣扎了一下“呼”又一枪打在肘子上，怎么老往右肘子上打？他睁开眼，身边一乡下妇女大气不敢出却又忍无可忍的一个劲儿朝他炮轰。头枕上了人家的身子，都快挤进过道了。他难为情地忙说对不起对不起，赶紧往里给人家腾位子。

随后他再没敢闭眼儿，生怕又做出什么南霸天的梦来吓着自己又吓着别人，百无聊赖地溜了一眼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手提箱。一根自行车的链条锁把箱子和行李架牢牢地扣在了一起，似乎绝没有被人顺手拿了去的问题。可他总是放心不下来。箱里四千多块是闯海南的防身钱，他不时左顾右盼观察是否有不

怀好意的眼神以便防患于未然。平行座位的那边，一个上车伊始就招人显眼时髦挺漂亮的姑娘，这会儿大概是熬不住了，两腿架在中间过道上高低不平的行李上，半躺在身边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大腿上，发出轻微的鼻息。开始时，那姑娘两腿还夹得紧紧的，老男人也像对待私有财产一样总是用手给她捂着，可随着汽车的蹦跳，那两条腿不知怎么就慢慢张开了且还越张越大。那老男人也昏睡打鼾，早顾不得身边事了。慢慢地姑娘的裙摆被一棍状物卡住，睡梦中一动身子裙子便被掀翻了，两条雪白的大腿在电视荧光中格外璀璨。林儒环顾四周，发现不少眼睛在黑暗中放光，跟狼似的。他赶紧把头转向一边眼睛看着电视，耳朵却听着几个人悄悄用广东话交流心得体会：“北佬啦”，“白呢”，“有味道啦”。猛听一阵响动，那姑娘弹了起来，边用手压裙子边看着四周。倒也怪，四周那些色迷迷的眼睛一点也不回避，轻佻勇敢地迎着她。姑娘自己倒窘迫起来，转身对着还在做梦的老男人拍了一巴掌：“都是你，机票买不到晚一天都不行！”老男人乍醒半天反应不过来。四周的眼光这才遗憾地收回。林儒窃笑，想这中了一个道理，大姑娘睡觉都是防着的。可再看看那老男人，林儒便又摇头，这姑娘只是防着了小色狼，跟马其诺防线一样管这边管不了那边。

一天前的台风，使“海安”这个荒凉小镇的公路上挤满了不下五公里等着过海的车辆，也充斥了无数的外来人。滞留的人们受尽了残破的旅馆地摊小贩们的身心摧残，骂骂咧咧地照样风起云涌地投怀送抱抢吃抢喝。林儒先在一个小摊点上吃了一小碗五块钱的白粥，然后便糊里糊涂地跟着人流涌到一个似乎是售船票的破房子前，一看就吓了一跳，不光平地上人满为患，连

墙壁上也是人，跟爬墙虎似的。林儒看看自己，人什么时候有这功能了，再跺着脚仔细一看，全是踩人家肩膀上的。看来，没到海南这残酷竞争就开始啦。

任凭人头怎样攒动，那售票小窗口就是岿然不动，最早的一班船期据说是七点，林儒看表五点多钟，还早。他感到膀胱发胀便离开了尽是汗臭味的房子，到处寻找 WC。空旷的海边就那么几处旧房子也不像是供人排泄的地方。他看看天看看地，就有了天当床地当炕的远古悠情，小偷似的绕场一周竟没一个僻静之地。管他的，最大限度地避开女性就不算罪过了。他放下手提箱战战兢兢对着大海撒了泡尿。先还打了几个激灵，后来就心安理得地畅快起来。他站的那地方早就臭气熏天了，想必远不止他一人在此随地大小便。那一抹的红白在黎明的海上显得迷蒙而又深远，清凉的海风沁人心脾。林儒感到轻松了许多。他想写一首诗，虽然他从没作过诗，反正他这会儿想，特想。海的对岸，他未来的人生旅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诗兴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之际，却又蹦出了“回头是岸”的警句，扫兴。他回过头来看着那售票处拥挤的同类，便跟回光返照一般，迅速回到原有的迟钝和麻木之中，大脑依旧没有摆脱昨夜的沉重。

“卖票啦！”

人群鼎沸，噪声连连。就跟发起总攻了一样，先还满是人堆的地方瞬间就跑光了，留下林儒一人站在海边发呆。很快他就将还剩半瓶的矿泉水奋力抛向了大海，拎起手提箱飞也似的向售票处冲去，嘴里还自得其乐地小声喊着“冲啊，嘟哒哒嘀嘀”。他可不想落后，无论如何要买到第一班的船票。那跑步的姿态神情跟要豁出去似的。

到了跟前，他傻了眼，全是豁出去的人。他被排斥在人群之

外捶足顿胸。正焦急着，忽见人群往外涌，他赶紧闪开给人家让出道来，才发现自己又没戏了。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尖嘴猴腮的小姐拿着半导体话筒操一分熟九分生的广东普通话要死不活地说了三通什么，一打听才知道要想买票得先去隔壁一家馆子店“喝早茶”，按座位卖票。“他妈的。”林儒又捞了一个热眼旁观的份儿。他绝望地看着那些死死霸住座位、心甘情愿地掏出十块钱换来硬梆梆不知啥玩意儿的早点装模作样地胡啃，嘴里还含糊不清地朝服务员嚷：“票呢票呢！”一对为争位子斗殴的哥们儿从屋里打到屋外，空出的座位即刻叫人填了。林儒心血来潮，他想大声建议“干嘛不去砸那售票处”。这一想法令他无比激动，肯定是一呼百应的效果。面对乱哄哄互相斗私批修的兄弟姐妹，他憋了好半天也没敢将这一愤世嫉俗的口号喊出来。

这家草棚子般地小馆子店，准是港口的什么劳动服务公司之类开的，要不就是某个领导亲属办的，服务人员利用“票”的特权个个气宇昂扬地叫买不到票而猴急的同类气上加气，雪上加霜。她们像是驱赶蝗虫一样把那些还想涌进屋内的人流往外轰，不时还操两句谁也听不懂的方言破口大骂。弄得人脑门子生火眼睛充血，可还得低三下四地忍着。谁知下班船和下班班船是否还要喝“午茶”、“晚茶”呢。林儒想好了，这班船是赶不上了，这拨人一走说什么也得抢占个滩头阵地，反正华山一条路，今天是坐等了。他越看越觉得这拨人手中的糕点越有滋味，竟然咽了口吐沫。

半小时过去了，那个鼻孔不往下长倒像眼睛一样勇往直前的售票小姐又幽灵似的出现了。半导体话筒举得无精打采，又用那一口能打死人的普通话宣布喝早茶的人现在可以领一张去售票窗口买船票的纸条——盖好公章的。大家面面相觑，终于明白

了还得有一次大运动量的拥挤。“真是他妈的！”一人带头，满屋子皆“他妈的！”这的人没准把他们当成了精力过剩的超级怪物，要不干嘛千里迢迢来这受一遍苦二茬罪呢。这里面兴许还有什么本科生研究生的、博士硕士的，处级干活的也大有人在，可这的人见得多了。去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洪流呼啦啦打这儿过去又稀里哗啦从这儿回去，跟开玩笑似的。没准这批人又是开玩笑的，好像还是开国际玩笑的，吃饱撑的。反正当地人的口袋一天比一天鼓。

满屋顷刻消停，只留下一个挺胖的大个子望着自己的四件行李发愁，那张“票外票”抿在嘴唇上，活像玩扑克的输家。林儒记得这胖子刚才还坐在那儿冲一旁没座而观望的人群直乐，现在轮到他傻眼啦。他奇怪，这胖子怎么能一人提着四件不小的行李抢到座位的。他想去帮帮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呵。可一看胖子那膘肥肉厚的大脸盘子，又觉得很有必要让他一个人细细体会乐极生悲的道理。林儒跑回售票处踮脚眺望，再一次体会热闹壮观的拥挤场面而自己连贯在参与的份儿都没有的滋味。他迫切需要运动，大剂量的运动，出点血的也行。“他妈的。”他想自己这个搞宾馆酒店的今天也这么容易“他妈的”了。不行，这环境太令人“他妈的”上瘾，得尽快离开，到了海口得狠斗“他妈的”一闪念。

票终于卖完了，所有持票外票的人都心满意足地买到了正宗的船票，就连那提着四件行李的胖子也不紧不慢地拿到了票。一个早晨仅有的一点快意又让胖子夺回去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没出息，忙了一早晨他啥事也没有了。如此的竞争力以后还怎么在特区混呢。他拿不准这场“船票事件”是不是自己今后的一个不祥预兆。

“你要不要票啦——”，长长的尾音。一个当地打扮的小伙子站在了他跟前，手上拿了一张票外票。林儒迫不急待伸出手。对方说“拾元衣脏啦”。他二话没说给了小伙子十块，很快就进入了幸灾乐祸者的行列。高兴劲一过，他又觉得很没意思了。“高价票”，自己怎么就这点本事儿。

码头上，不少渔民也在兜揽生意，用小渔船把那些买不到票或是没有县级以上证明的人偷渡过海去，价格自然低不了，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大海里的一叶轻舟弄不好轻者呕心沥胆满大海喷饭，重者人仰船翻葬身鱼腹，这可不是黄河长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再说也没听过要偷渡海南岛的，偷渡香港什么的倒是值得冒冒险。也有迫于无奈的，噔噔跳上去，把命随便就交给了船老大，翘起地站在船头颇有大军南下解放海南的豪情，其实大多是盲流。

雷州半岛的太阳虽说出现的不算早，可一出来就像热量已达正午的极限。港口没有遮荫的地方，好在昨夜的麻木现在也没缓过劲儿来，头皮发炸的感受比平常要迟钝一些，汗倒是流了不少。都快八点了，依然没见那第一班船的影子，倒是把海军登陆艇盼来了。人家是上船再买票，有多少装多少。解放军同志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建设啦，要是空军再来几架直升机就别提有多棒了！那情景绝对的胜利大逃亡。也怪，解放军一出现，那些颐指气使的港务人员就跑光了，远远站着嘟嘟囔囔瞪眼看着别人抢生意。林儒乐了，强龙就是压得过地头蛇。他妈的，军管啦！

待那艘登陆艇胜利般拉着很响的气笛驶离港口时，那期盼已久的第一班船才老爷似的出现了。

上船时，港务人员狂叫：“不要挤，都把票拿出来！”两个黑又瘦判官一样的人牢牢把持着登船的必经之路，上来一个嘟囔一